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二十一回 避妖術君臣失散 破高山龍鳳分離

再說陸公子敗回被傷，血流不止，暈迷不醒。太子大驚，流淚曰：「國舅為孤出力受傷而回，看此光景死生未卜。孤不願歸朝復位，只望國舅保全幸矣。」劉迪乃翁婿之情，難過悲痛。眾文武勸解：「殿下放心，為將者臨陣對敵，不死也帶重傷。國舅忠心為主，上蒼豈不默佑於他？」是日太子焚香，望空禱告。山寨中君臣不樂，掛出免戰牌。劉迪命健卒預備犬馬穢血，四射於寨柵前後左右，猶恐妖術攻侵。火炮、雷木、弓箭，日夜提防。次早，只見一老道人從空下降，言要進山中搭救陸國舅，「吾乃華山陳希夷老祖也。且回山稟知。」軍士一見，驚駭此道人從天而下，要見殿下，只得進山寨稟明。太子聞說大喜：「有此仙人下降，國舅定然有搭救矣。眾位王兄可代孤出迎。」當時范太尉、李豹、劉迪出山迎接曰：「久仰老祖大名，今何幸得睹仙顏？今殿下著吾等相請，懇降草山。」

老祖曰：「貧道乃山野鄙人，何勞眾將軍遠迎。」當時進寨中見太子，正要下拜，太子挽扶定曰：「何幸老祖下降草山，孤得見仙顏，三生有幸。所憂者，孤身逃難於此，惟幸逢陸國舅，又得眾將兵相助，方敵太后父女逼迫攻征。不料昨天陸國舅出敵，被妖道所傷，凡藥不能救解。未知老祖有何妙藥救得國舅之危否？」

老祖曰：「殿下，貧道久歸山野，不管紅塵、俗務，不再下凡間，到寶山相擾。只算知國舅日後為宋功臣，妖道豈能相害，故特來救他一命。」太子喜曰：「國舅現困臥後廂。」命左右扶出寨堂睡下。

老祖曰：「此乃妖道飛龍鏢所傷。此鏢有毒，凡人中此毒者七天之外要死了。今待山人丹一顆，可以調治矣。」語畢，用淨水一盞，將丹化開，灑灌於喉中。

不一刻，國舅口吐黑水數碗，將身一翻，兩國一擦起來，只見君臣敘集一堂，即呼：「殿下，吾方才出敵被道人打於馬下，人事不知。未知怎得平寧如舊？此位道長是何人？」

太子曰：「救搭汝者乃此老祖也。此位乃大祖時曾修道於華山，久脫紅塵，超凡入聖，陳搏、希夷老祖也。」太祖時至今已百五十年餘載了，陸公子聞言如夢方覺，曰：「原來陳老祖師下降草山救搭，深感再造大恩，怎生報答。」

老祖曰：「國舅乃國家棟樑之貴，即貧道不到此，豈無高明救搭。些小之勞，何足言恩。如今鏢毒拔盡，可保無虞矣，就此貧道告別了。」

太子曰：「老祖且慢回山。孤被妖道兵困於此，只因妖術利害，傷殘將士。老祖定然有妙法破他妖術，懇祈助孤一臂之力，以免將士有傷，萬望慈悲救搭孤等，深沾恩德無量矣。」

老祖曰：「殿下未知其由。貧道不過深山埋藏，別卻俗緣以了一身，只蒙麻衣老師點指人間禍福、休咎之事、占罡步鬥、興衰運會之數耳，至於仙傳妙術、誅邪破敵之事，毫釐不諳，豈能收除此野道。況此山不出半月，定然必失，終非日久駐足之地。」君臣著一虛驚，惟道不察天時，逆天行事，不久自有法門弟子破他，難免一刀之苦。「千歲不須憂患。此尚有三載，多凶轉吉，遇難成祥。殿下並眾位將軍，貧道去也。」將身一轉，即借土遁了。

太子驚異曰：「悔恨此無情，早知如此，用鏈子鎖扣他，縱有五遁俱全也難逃去。」

劉迪曰：「殿下休怪老祖。彼乃潛修日久，將證仙班，豈肯留戀紅塵。況此山非久棲之地，定數難違。」君臣敘語多端，不能細述。當日保守辛勤，日夜提防。一連數天不出戰。

有道人倚恃法力，天天催逼攻打，只防五路藩王會兵截殺歸路，進退不能。焦元帥幾次推托軍士勞苦，且將養多數天，然後一鼓殺上高山，盡情拿捉他君臣。是日推辭不得，約定第二天五鼓齊兵攻山，施法而行。是夜，焦元帥修下箭書一封，假作巡查探山，三更後將響箭射入而回。

有寨中巡邏兵拾箭書，是夜不敢停留，將箭書呈進上。君臣一眾在燈看畢，太子大驚，曰：「眾王兄，妖道如此猖獗，高、狄兩路藩王兵又未到，受因此孤山。來書如此說來危矣。」

范太尉曰：「他兵須雲萬之眾，多吾一倍，不足為俱，只憂妖道法力利害。傷害軍兵也不計及，只恐有驚殿下為要。須要依著來書，暫離此山，方為上策。」

劉迪曰：「事關不穩當。所懼者妖道法術先行，兵繼在後。不免殿下與娘娘、石氏母子下同一舟，四名水手頭目保駕；國舅翁婿夫妻下一舟；各將下一舟，預備逃走出路。倘妖道果也作弄法術，以兵繼後殺來，即開後山水關衝出揚子江，大洋四面通津，權避一時。待他退我們復據回高山，以待狄王、段夫人到來，收除妖道未為晚也。」是夜，眾人整頓下舟，眾兵下了柴排。

卻說營中道人到次日五鼓，天未明即傳齊萬雄兵，駕上空中將葫蘆揭開，撒出神豆，即化為數萬兵從天殺下。陰風四起，走石飛沙，大樹根根拔起，猶如天崩地裂一般。山寨中軍兵慌亂守不住，逃出山後，爭落戰船、柴排，卻被官兵追殺一陣，急急逃出揚子江。官兵無筏不能追趕，焦元帥召回眾兵，攻進寨門。不見太子君臣一人，士卒逃散，查點倉庫，一概搬運清。

道人長歎一聲，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信不誣也。觀此，元帥按兵不舉，實乃有意賣放太子耳。枉費國家糧餉，虛走一番，有何顏面回朝見太后，實乃元帥有誤軍情也。」

焦元帥冷笑曰：「參軍那來說來？治兵不嚴，臨陣退縮，下官之罪。審機會、算陰陽，選日出師，是汝之任。今坐失機會，被賊人逃脫，汝然後進兵，豈非汝之誤？稱什麼參謀，主佐什麼中軍！」道人曰：「元帥不必爭論。早知山後他早已預開河道，津通揚子大江，不如先用戰船數百守候，諒他插翅難飛矣。今汝我之罪難以分清，且班師復命，即日登程。如遲，只憂他會五王之兵，守困歸路，危矣。」

住語焦帥二人議論，再說高山君臣逃出水關外，已天明瞭。只因風狂浪大，將太子大舟打折中桅，已將四名水手頭目打落江心，太子昏迷倒在無舵大舟，隨風而流滾下。鳳鳴母女打在桅桿上，也昏沉嚇死，桿隨水流而去，未知生死。

又說劉迪眾將，大舟一發出，一連五號，出至大洋邊，只見狂風呼呼響振，波浪滔天。劉迪即命水手，用鏈子連環扣搭，且候風浪而開。到次早天明，打聽得官兵盡退，即查點過大舟、柴排，數百號俱全，逃散、傷兵不過百餘名，獨不見了太子、娘娘母子大舟。眾將大驚，面面相覷。即日打發命人查訪。

只見水手兩人渾身濕了跪稟國舅眾人言：「被狂風大浪將中桅打折，小人等打落江心，幸搶得木板，逃得二人性命。四人中兩人不見了。是必太子、娘娘也落凶矣。」國舅等歎聲：「天喪吾等也！太子有失，大事去矣。」

劉迪曰：「待吾卜一課看來。」是時劉迪將卦排開，推詳一番，喜曰：「太子、娘娘俱已無恙，可保萬全。惟目今有阻，不能即日相見。」眾將聞言疑信交半，只得將人馬撥回高山，命人分路查訪太子、娘娘著落。收點回寨兵，各敘歸營，運回糧草歸庫倉，埋葬了數名逃不及殺死嘍囉。

到次日，有嘍囉報知太原兵到。不一刻又報潼關兵到。范太尉、國舅等一同出接，進大寨中見禮，分次而坐，各敘溫寒。高、狄二王動問開兵勝敗如何，妖道怎生猖獗，緣何不見太子敘會？

眾將見問，盡皆長歎。有國舅曰：「二位王爺早到三天，太子不至失散，妖道已授首矣！此天所定，非人謀不力，實乃殿下該有此非災也。」即將前天妖道用法術、陰兵攻進山中，眾人下舟逃出，太子失散在揚子江，一一說知。

有狄王夫人段氏歎恨一聲：「妾一聞太子詔書，曾勸王爺待妾獨自駕雲先到雙龍山，與妖道見個高低，奈王爺不准妾言，是至誤事。失此機會，王爺不得辭其責也。」狄王嗟歎一聲：「未曉妖道有此利害，心急攻征。孤只見夫人女流之輩，獨自駕雲，孤放

心不下。此吾之過也。」是日二位王爺自恨自咎路途遙遠，不能急救太子。當夜少不免將□萬大兵撥歸大營，大排筵宴，恭款二位王爺。段夫人自到後堂安頓。眾兵丁也有筵宴犒賞其勞。

住語雙龍山敘話，再說太子孤舟，被大風波浪飄去，一日一夜打理。小海風平浪息，舟順水流，神魂略定。抬頭向艙口一觀，只見許多來往商船，「未知風浪漂流送吾到此是什麼地頭？又並不見我兵船一號，想必此處非雙龍山地面。遠隔漂流不知多少程途，舟船無舵，自順水而流也無底止。」想罷大呼喊救。早驚動了本地頭一富翁。行舟往前途收取租業而來。一聞人叫喊之聲，即出船頭一望，只見一舟高大，像是帥船模樣，並無槳舵，順水遠遠衝到。即呼水手用鐵鉤搭牢。

太子一見，此人一臉鬚鬚，年六□上下。開言動問：「汝小小少年，緣何一人坐此大舟，並無槳櫓，水手並無一人，何也？」

太子曰：「小子乃山東青州府人。只因朝廷動兵，欲走兵火之災，不想被山賊所劫到大舟。又被風浪打失賊人水手，吾幸未下水，故順水流滾於此。未知此地何所，懇祈老人指示搭救。請問尊姓高名？」

此人言：「此地乃濟南府歷城縣也。老拙姓安名周平，往前途收取租業而回。吾觀足下一少年人材出眾，斷非下等流人。如不嫌棄，到吾草舍屈留下。差人到青州府打聽無事，然後回自故土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太子聞言大悅，「但得安員外周全，恩德如天矣。」當時過舟，一程而去，按下慢題。

再說石鳳鳴母女，被風浪打落江心，抱桅桿浮於水面，順落水流滾入小海。得小舟救上岸陸。腹中餓餓，母女商量將手中金釧兌換了，得銀五□兩，可足日給。惟無地棲身，怎生是好。又未知被水漂流到那方，只得換饑而走。只見此地三街六市，人煙密密。所行行不覺又到村莊一所，內有一字高巍，門首有白蓮庵三字。母女一見大悅，商議：「此女記庵，正可安身矣。」即叩門幾掌。

內有老尼跑出，說聲：「那位施主，請進草堂。」趙氏曰：「師父，老身母女是避逃兵火之人，乃夫妻失散，如今母女逃難至此，未知是何地頭，望乞慈悲收留。待丈夫尋覓到，自有重重答謝。又請問師父是何法名尊號？」老尼曰：「原來母女乃避兵逃難之人。此地乃萊州府也。吾族孟姓，出家法名慈祥。庵中徒弟三名。請問老夫人貴府尊夫那裡姓名？」趙氏曰：「丈夫青州府人，百姓名俊。老身趙氏。女名鳳鳴。」老尼看來鳳鳴小姐生得一貌如花。是日引進母女至庵堂內，關回外門。是夜齋筵相款母女二人。

石鳳鳴暗語母親：「吾母女在此，怎好反破費師徒們錢鈔？不免將五□兩銀子送交三□，與他們師徒，以作母女日給之資。一者，他知吾非徒鋪之輩；二者，各各相安。未知母親意下何如？」趙氏喜曰：「女兒高見不差。出家尼女，勢利人居多。明日且將三□兩之資奉送，此事至為妥當。」

有趙氏動問：「老師父，汝寶庵不居繁鬧勝地，反在此靜淡淡荒幽之所，猶恐為強暴之輩欺凌，何不思慮於此？」老尼冷笑曰：「別人在此荒幽地居處是可憂也。惟吾師徒有泰山之安穩。慢道兇暴強徒不敢少動，即本地頭官也不能欺壓，誰不畏懼。吾舍弟英名廣交四方豪傑，較演海內拳藝英雄。」趙氏夫人曰：「老師父，令弟是誰人？」老尼曰：「吾弟是三吳孟良裔孫，孟定國之子孟彪也。他曾聞慈雲太子逃奔，在家招集四方壯士，等候殿下到來即通知胞兄孟強，起義兵保太子誅奸。他現在截龍山招兵。」

趙氏母女聞言大喜曰：「原汝兩兄弟乃三關忠良之後。吾今不妨直言名姓了。」趙氏將女兒說明，乃太子之元配正後。老尼大喜：「如此失敬娘娘母女了。」

住說石鳳鳴母女安身於白蓮庵，再說雙龍山。東平王、平西王二人只見尋訪太子無蹤。是日眾人商議：「我等空守此山，徒勞無補，不如分兵回關，各訪太子為上策。」劉迪曰：「如此我眾人也隨高千歲回潼關矣。不可守此孤山，萬一朝廷再有大兵征剿，將數百戰船守住後山水路，前面受敵，更有妖道魔法，怎能逃遁？不若眾將兵俱往潼關，方免此禍。即朝廷得知兵到征伐，我們即借此為由在潼關起義，會合五王殺上汴京。何愁奸黨不滅？」

眾將多言有理。是日，狄王夫婦帶兵回山西。高王合山兵將回潼關，盡將糧草運回。□餘萬軍兵一路而去。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。